



“有个人”，是你，也是我

——共读《一个人，许多人》里的成长光谱

李舟生/文

一年前，“第三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创作大赛”评比揭晓。这项由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会、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主办的赛事，共收到有效投稿作品1588部，最终4部作品脱颖而出，获得佳作奖。台州作家戴升平的《一个人，许多人》名列其中。

跨入2026年，四部获奖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出版。随后，杭州新华书店、路桥图书馆和温岭新华书店相继邀请作者戴升平举办阅读分享会，《一个人，许多人》也由此走向市场，来到读者手中。

《一个人，许多人》装帧精致，纸质优良，图文并茂。然而，最为吸引读者的，自然是作品本身。该书收录60篇散文童话，分为四辑：《小时候》《长大了》《再长大了》《老了老了》。

每一篇都以“有个人”开头，主角由此登场——恰如民间故事惯用的“很久很久以前”。这“有个人”实在调皮，实在可爱，充满着奇思妙想，更对世界怀抱无限热情。一篇篇数百字的短文，既展现着他们如花般烂漫的生活，也记录着成长中的求知与解惑，以及对生命与人生的初浅领悟。

“有个人”每天都要问一遍：“我可爱吗？”问妈妈，问爸爸，问奶奶，非要得到满意的回答不可，接着还要问家里的小猫、小狗、小盆栽，甚至被

子、枕头……天真烂漫，跃然纸上。“有个人”骑了辆自行车去游玩，四只轮子却各有主张：一只想去小区中心的大树下，一只想去左边的公园……它们争吵起来，结果车翻了，人摔了，轮子各奔东西。故事至此戛然而止，没有“总结”，也不点“主题”，留待读者自己品味。

人会长大，人在成长。经历从未经历的事，也生出种种烦恼。比如“有个人”《打不出的哈欠》。长大也有了爱，传递着友好。《糖果链子》里，“有个人”脖子上挂着一根似乎永远吃不完的糖果链子，他把糖果分送给其他小朋友。分享是一种善行，赠予也是一种快乐。

《方格子》里的“有个人”，总随身带着两个方格子——那是用木架子做的大框，挂在肩膀上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可开心了，可有气极了，你说滑稽吧，可笑吧。这两个方格子是他的旗帜，是他特立独行的标志。少年的心事大人不懂，成长中总做些无厘头的事，恣意张扬。待到成人，等到老去，回过头看，全是含泪的微笑。

即便在《老了老了》一辑里，也看不见哀伤与颓败，只有厚实、哲思与收获。如《小布丁》中，“有个人”无聊时就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比赛走路，它们从此成为知己。他给它们起名“小布丁”，两个小布丁相依相偎，同悲同乐，做永远的陪伴，永不分开。

这“有个人”究竟是谁？我们想象，可以叫小红、小蓝；可能是掉了一颗门牙、说话漏风的姐姐，长得胖胖、力大无穷的牛牛，戴着眼镜却古怪

精灵的“小书迷”阿天……可以是男孩，也可以是女孩，甚至就是你，就是我。

《一个人，许多人》宛如一座花果山，花团锦簇，果实飘香，令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，沉醉其中，不忍离去。每一篇短文，像故事，像寓言，像小说，也可当作散文来读。没有说教，没有板着脸的训诫，只有鲜明的人物、有趣的情节。看似信手拈来，实则饱含作者的思考与生活积淀。“好看”“好读”的外表下，蕴藏着“意义”与“灵魂”。

戴升平是“80后”女性，一位女孩的母亲。母女情深，亲密无间。极有可能是母女之间的生活与互动，触发了她的创作灵感，于是一篇篇作品如清澈溪水，潺潺流淌而出。

这部书的成功，源于细致的观察、丰富的想象，以及流畅、简洁的文字。在《一串串》中，我看到这三者的充分融合，简直是一篇散文诗：

有个人，看什么都是一串串的。
人行道上的白杠杠，像整整齐齐的钢琴键，脚步把它们串在一起。
停车场里的汽车，一辆又一辆，挤挤挨挨，匆忙把它们串在一起。
电线上的燕子，二三十只排排坐，小雨把它们串在一起。
地上的落叶，无数片脸贴脸，秋风把它们串在一起。
……
这是一本写给少年儿童的

书，也是一本写给大人的书。少年儿童读到了自己，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与向往，兴致盎然，喜不自禁——阅读照亮了他们的人生。大人读着，回到了从前的童年，也可能读到一些遗憾，或是读懂了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《不许动》里，“有个人”曾差点在小河里淹死。从此，父母不断命令他这“不许动”、那“不许动”。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像木偶。童年泯灭天性，是多么深的遗憾。这难道不应引起家长的反思与警醒吗？

“有个人”的故事，是许多人的故事；“有个人”的故事，是少年儿童读的故事，也是家长读的故事。



寻找一座宅，听见一部未完的唱本

——《江山故宅》读记

刘小兵/文

苏州的雨巷总是带着一种朦胧的诗意，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，两旁的老宅沉默地诉说着往昔。范小青的长篇小说《江山故宅》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，如同一幅缓缓铺陈的水墨画，将读者带入一个关于记忆、追寻与精神传承的深邃世界。全书不仅是范小青对苏州古城的深情回望，更是一次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交织的细腻叩问。

故事以古建筑专家言子陈的返乡之旅为起点。她因课题调研回到苏州，却意外发现本以为消失多年的老宅“不易堂”依然存在。这一发现如同一把钥匙，开启了尘封的记忆之门。在街巷故人的指引下，言子陈逐渐揭开家族往事的神秘面纱。一封家族密信、一幅神秘画作，以及已故恋人的往事，如同散落的拼图，逐渐拼凑出一个跨越百年的家族图景。范小青巧妙地运用多视角叙事和明暗双线结构，让读者在时空的跳跃中，感受历史的厚重与现实的温度。

小说的叙事手法独具匠心。正文五章的主体结构与附录的“年代碎片”相互映照，不仅丰富了文本的层次，更让读者在阅读中体验到一种“不可靠叙事”的魅力——记忆的差异与身份的隐喻交织，使故事的真实性变得扑朔迷离。范小青借此探讨物质遗存与精神传承的关系，强调历史责任的珍贵。正如她在后记中所

言，世界在变，生活日趋碎片，虚拟与现实常难分辨，但价值观依然可靠。这份对传统价值的坚守，正是小说最动人的底色。

苏州的地域文化符号在书中得以淋漓展现。园林的曲径通幽、刺绣的细腻针脚、评弹的婉转唱腔，不仅为故事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，更让读者仿佛置身苏州的街头巷尾，呼吸到那独特的江南韵味。评弹的融入尤为巧妙，它不仅是故事的背景音，更成为推动情节的关键元素，使地域特色化为故事不可或缺的灵魂。

附录部分同样精彩。从1975年的老宅旧事到1981年的绰号记忆，再到1985年的地名变迁，最后以1860年的评弹故事收尾——这些碎片在时空的跳跃中拼贴出历史的层叠感。范小青通过如此结构，使小说成为一部关于苏州的城市传记。古建、园林、刺绣、评弹等文化符号在书中交融，让一座城的历史与人文在文字间重新苏醒。

言子陈的形象塑造是小说的一大亮点。她是一位成功的学者，却也是终生怀揣忏悔的灵魂。她的寻宅之旅，既是对家族历史的追溯，更是对自我内心的勘探。当她发现那出讲述不易堂往事的评弹竟是弟弟的创作时，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悄然消融。范小青通过言子陈的故事，叩问现代人在身份悬浮中的困惑与挣扎，呈现人性的复杂与深邃。

小说的语言风格平实而清雅，却蕴藏着深

厚的情感。范小青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人物的内心世界，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温暖而真切的力量。她的叙事节奏舒缓从容，刻画细腻入微，这与江南文化的审美特质一脉相承。然而，在这股传统的笔调之下，范小青处理的却是极为现代的命题：现代化浪潮、身份危机、记忆与真实的关系……这种古典形式与现代关怀的融合，使小说超越地域，具备了更普遍的哲学意蕴。

《江山故宅》是一部关于记忆、追寻与精神传承的深沉之作。它以一座承载家族历史的古宅为叙事轴心，通过主人公的视线，层层揭开被时光覆盖的往事，探寻祖辈留下的精神足迹。在岁月流转中，古宅不仅是物理空间，更是情感与文化的容器，见证家族的兴衰与变迁。作品深刻探讨了记忆如何塑造身份，以及精神传承在时代洪流中的韧性。透过细腻的笔触与丰富的情感层次，它唤起读者对根源的珍视，促使我们反思传统价值在当代的存续与意义。

当评弹的弦音在雨巷中渐渐消散，老宅的砖瓦仍低语着百年往事。范小青以水墨般的笔触，将苏州的烟雨、古宅的沧桑与言子陈的寻根之旅，织成一幅流动的江南长卷。在这幅画卷里，记忆如丝线缠绕，连接过去与现在，让精神在时光的长河中静静流淌。读罢掩卷，仿佛仍能听见青石板路上回响的足音，看见绣娘指尖跃动的纹样——那是江南的灵魂，在文字间栖居，唤醒我们心底最柔软的乡愁。

咸的笑，也是一种笑

——读《咸的玩笑》有感

岳慧杰/文

“世界各地，不同的街道上，街上走着的每个人，内心都有伤痕；大家辛苦了。”翻开书页，这句话便径直映入眼中，也撞进心底。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读了下去。

《咸的玩笑》是作家刘震云继《一日三秋》后，时隔四年推出的长篇新作。小说目录包含正文一、题外话三十三章、正文二，这看似反常的结构本身即藏有巧思——题外是正文，正文是题外，恰如生活中那些看似无关却血脉相连的命运暗流。正文一以“黄河对岸二十里，有一座鸡鸣山；鸡鸣山上，有一座鸡鸣寺”开篇，讲述泰安籍小和尚智明的佛门往事；正文二则落脚于泰安一家名为“知味社”的小饭馆；而占比最重的“题外话三十三章”，才是故事的真正核心，围绕延津人杜太白坎坷起伏的人生展开，串联起一幅喧嚣又真实的众生相。

书中的杜太白，像极了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普通人。他曾是中学老师，后来接连做过红白喜事主持人、街头小贩，三次意外的风波彻底扭转了他的人生轨迹。刘震云将杜太白的困境写得真实又扎心：打断校长鼻梁被曝光丢了工作，主持婚礼醉酒遭恶搞被传上网，莫名卷入“咸猪手”事件遭网暴，连感情也屡屡受挫。但作者并未将故事写得沉重压抑，反而用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，酿造出一种“含泪的幽默”。比如杜太白为讨好女友，卷入水产店老板老吕与女友的争执，竟抄起羊肉铺的牛耳尖刀要宰老吕的宠物小白鼠“阿基米德”，最后逼得老吕自扇耳光认错。这场闹剧读来令人发笑，笑过之后，却能咂摸出杜太白维护感情时的狼狈与心酸。

作者笔下的小人物，个个带着鲜活的“烟火气”。有关兵马俑、想探究秦始皇活法的裁缝老股，有给孩子起名“巴黎”“纽约”“伦敦”的普通人，还有为冲晦气执意要把丧事办成喜事的李秀英。这些角色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在各自的生活里，跌跌撞撞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微光。书中最打动人的，正是这些小人物面对“生活玩笑”时那份笨拙的坚持。杜太白走投无路时写下《自祭文》，却仍在结尾写道“老杜开心，大家开心”；智明和尚圆寂前，在小饭馆留下一把红枣，默默回应了童年时后爸那句“树上的枣都是有数的”。简单一物，便串联起一生的牵念。

有人说：“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，是眼睛流着泪，脸上却挂着笑容。”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渐渐明白，眼泪不再是抵抗外界的“绝杀武器”；经历的事情多了，我们慢慢懂得，笑容或许是面对困境的“另一种呼吸”；岁月渐长，我们竟也习惯了，在无数个深夜里，“眼睛默默流着泪，脸上却挂着笑”。如果生活的底色注定苦涩，那我们不妨往里加勺糖，放把盐，将它调成自己能咽下去、甚至偶尔还能咂摸出一丝滋味的汤。

“咸的笑，也是一种笑。”当软弱已被现实唾弃，当自卑早被生活鄙夷，当眼泪在众人面前已失去意义，我们唯一能做的，或许就是继续微笑。以微笑为铠甲，护住那颗依然会痛的心；以微笑为灯火，在看不清路的夜里，给自己照一寸前行的光。哪怕脸上有泪，也要让嘴角扬起——正如封页上作者所写：“世上有许多玩笑，注定要流着泪开完。”

光“拐了弯”，诗入了心

——读《物语诗心》有感

刁李烟/文

远处海面漂浮着亭台楼阁，错落有致，若隐若现。在金色阳光的映照下，闪烁着淡淡光晕，周围环绕着层层叠叠的翠绿山峦——那是多年前我在朱家尖海边偶遇的海市蜃楼。

未承想，随手翻阅《物语诗心》，竟与苏轼的诗句“重楼翠阜出霜晓”撞个满怀。惊叹之余，方知这是光在冷热空气里耍了个心眼，“拐了个弯”，将别处的景致“搬”到眼前。

我便饶有兴致地读了下去。本书作者是三位中南大学教授：百家讲坛常客杨雨，以及深耕物理领域的阳军亮与孙克辉。他们以易懂的方式，挖掘出古人诗句中蕴藏的科学道理，并为科学披上诗意的外衣。书中三位“向导”——小物、小诗、小理，带着我们搭乘一列名为“35篇日记”的列车，从力学出发，一路驶向天文学的站台。

当诗歌与物理在此相遇，竟生出别样的韵味。比如“长安壮儿不敢骑，走过掣电倾城知”——快马飞奔，嘶鸣如电，仿佛要席卷整座城池。这不正像火车朝我们驶来：距

离越近，汽笛声愈尖利；远去时，则渐趋低沉。原来，这就是“多普勒效应”：声音因物体振动频率的变化而改变音调。千年前的“如风快马”与今日的“鸣笛火车”，就这样隔空相认。

最暖人心的是书中对纳兰性德“不辞冰雪为卿热”的解读：一位男子甘愿怀抱冰雪，以体温将其融化，再以冰凉之躯为妻子退热。最终妻子病故，他也为这份深情付出生命。古人的挚爱，将“热往何处去”的“热传导”原理悄然包裹。

最令我屏息的，是《十万军户半夜潮——力矩与潮汐锁定》。

小物在钱塘江畔的日记中写道：“仿佛千军万马在奔腾……”紧接着，小理解释完引潮力，便道出“潮汐锁定”的奥秘：地球锁住了月球，使其自转与公转周期同步。小诗若有所思：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难道唐代的张若虚、宋代的苏轼，乃至今天的我们，所望见的始终是月亮的同一面？”

读到这里，潮水拍岸的震响，仿佛与诗句在心中的激荡叠在一起，在身体里共鸣——我

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酣畅。

文与理之间，何必筑起高墙？月光既能渗透张若虚笔下的春江，惹人相思难眠，也能精准落入科学家的测距仪，丈量地月之遥。文与理，本可在人心中和谐共生，酝酿出有趣的灵光。若以衍射光栅观察《千里江山图》中的青绿，或许能窥见王希孟所用颜料的些许奥秘。

杨雨老师在后记中写道：“我们没有变成彼此，但我们理解了彼此。”恰是对此书最贴切的注解。

《物语诗心》如海市蜃楼，让我照见另一个世界的风景，它像一座连接“文”与“理”的桥。当然，它并非尽善尽美——小诗的回忆多停留在文学抒怀，书中三人的对话也偶有各说各话、缺乏交融之感。但这样的尝试已属难得，值得我们珍视与借鉴。

如今再看这世界，总觉得自己多了一双文理交融的眼睛。再读李白的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，不仅能深深感怀诗意，似乎也听见了月亮背面那份无人聆听的孤寂。

阅读这本书，能让我们把寻常日子过出“两种浪漫”——多有意思！